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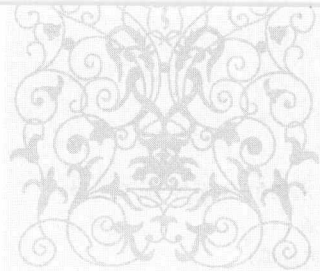
[美国] 玛格丽特·米切尔 / 著 范纯海 夏旻 / 译



Gone with the Wind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Gone with the Wind

飘

下

[美国]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范纯海 夏旻 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下)/(美国)玛格丽特·米切尔著;范纯海、夏旻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黄祿善主编)

ISBN 7-5354-2390-6

I. 飘…

II. ①玛…②范…③夏…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6558 号

据 WARNER BOOKS 1993 年 8 月版 GONE WITH THE WIND 译出

策 划:湖北海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电话:027-87296661 027-87296665)

责任编辑:罗公元 李 易

责任校对:李 潇

装帧设计:陈必琴

责任印制:周铁衡 秦新华

封面绘画:丁 玲

插图绘画:胡博综 等

排版制作:石永歌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0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委托发行电话:027-87677282 传真:027-87677299)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恒美印务(番禺南沙)有限公司

开本:889×1194 1/32

印张:38.875 插图:22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2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930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50.00 元(上、下)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68754624)

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博士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三十三章

第二天下午,当斯佳丽和黑妈妈在亚特兰大下火车时,寒风正猛烈地刮着,暗灰色的云团在天空中疾驰着。这座城市被焚毁后,车站至今没有修复,她们就在离烧焦的车站废基几码远的焦炭和烂泥里下了车。打仗那几年,每次斯佳丽从塔拉庄园回亚特兰大,总有彼得大叔、佩蒂姑妈的马车在等着,现在她也习惯性地朝四面望着,寻找着彼得大叔和马车。接着,她对自己如此的心不在焉感到可笑。她这次来事先并没通知佩蒂姑妈,彼得自然是不会来车站的。何况她还记得,那位老小姐在一封信里曾伤心地说彼得的那匹老马死了,那匹老马是南军投降后彼得从梅肯“搞”到送老小姐回亚特兰大的。

她朝车站四周那一片布满车辙、凹凸不平的空地处张望,希望那里停有朋友或熟人的马车,可以让她们搭乘到佩蒂姑妈家,但是她谁也没有认出来,既没有黑人,也没有白人。如果佩蒂信里的话是真的,也许她的熟人里已没有一家有马车了。这年月日子艰难,连人的吃住都成了问题,哪里还养得起牲畜呢。在这些日子里,佩蒂姑妈的大多数朋友都跟她自己一样,出门得用脚走。

几辆运货的马车在火车旁装货,此外就是几辆溅满泥浆的公共马车,赶车的都是些模样粗野的外乡人。私人马车只有两辆,一辆是轿车,另一辆是敞篷车,上面坐着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和一个北方佬军官。一看见那套军官制服,斯佳丽不禁猛抽了一口气。虽然佩蒂姑妈在信中提到过亚特兰大有驻军,满街都是士兵,可是乍一见到这种蓝色军服她还是不免

吓了一跳。她一时忘记了战争已经结束，这个当兵的不会来追她，抢她，侮辱她。

她看到火车站周围比过去空荡，便不由得想起1862年那天清晨她来到亚特兰大时的情景。那时她刚做了寡妇，头上披着黑绉纱，心里烦闷得很。那天车站上运货马车、私人马车和救护车挤得水泄不通，车夫的谩骂声、叫嚷声和人们互相问候的寒暄声震耳欲聋。她想起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让人兴奋得忘记了忧愁的心境，便叹了一口气，接着想到一路走到佩蒂姑妈家去，就又叹了一口气。但是，她仍抱着希望，等走到桃树街，说不定会碰到熟人愿意让她们搭乘马车的。

她正站在那儿东张西望，忽然有一个皮肤呈马鞍色的中年黑人驾着一辆轿车朝她驶来。“要马车吗，太太？”那黑人从车厢里探出身子问道，“两毛五分，上哪儿都行。”

黑妈妈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出租马车！”她咕哝道，“黑鬼，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

黑妈妈虽说是个乡下黑人，但她并不是一直待在乡下的。她知道正经的女人没有自家的男人在旁边陪着，是从来不出出租马车的，何况这还是一辆轿车呢。即使有她这么个黑佣人在，也还是不合礼节。她看到斯佳丽看着那辆出租马车有想坐的意思，便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你过来，斯佳丽小姐。一辆出租马车加上一个刚放出来的黑鬼！哼，搭配得还挺好！”

“我不是刚放出来的黑人，”赶车人愤愤地说，“我是塔尔博特老小姐家的，这是她的马车，我不过是赶车为家里挣几个钱罢了。”

“哪个塔尔博特小姐？”

“米勒奇维尔的苏珊娜·塔尔博特小姐。我们老东家战死了，我们就搬到这里来了。”

“你认识她吗，斯佳丽小姐？”

“不认识，”斯佳丽遗憾地说，“米勒奇维尔的人我没几个认识的。”

“那么我们就走着去吧，”黑妈妈口气严厉地说，“赶你的车吧，黑鬼。”

她从地上拿起那只毛毡制的提包，里面装着斯佳丽那件天鹅绒新衣服、一顶帽子和一件睡衣，还有一件用一块整洁的印花大方巾打的包袱，里面装着她自己的东西，她也把它拿出来夹在腋下。然后，她就带着斯佳丽穿过那一片湿漉漉的焦土。尽管斯佳丽很想坐马车，可是她没争辩，因为她不愿意跟黑妈妈之间有什么分歧。自从昨天下午突然发现斯佳丽把天鹅绒窗帘扯下那一刻起，黑妈妈的眼睛里便总是流露出一种让斯佳丽看了不舒服的怀疑而警觉的目光。所以想要逃避黑妈妈的陪伴是很难的，而且除非万不得已，她不想惹得黑妈妈满腔怒火。

她们在那条狭窄的人行道上往桃树街走去的时候，斯佳丽又悲伤又灰心，因为现在亚特兰大显得如此荒凉，跟她记忆中的情形完全两样。她们走过亚特兰大旅馆的遗址，以前瑞特和亨利伯伯都曾在这里住过，这么一座优雅的旅店如今只剩下副骨架和发黑的残垣断壁了。那些沿着铁路两旁绵延了四分之一英里的货栈，原来是存放成吨成吨军需品的地方，如今没有修复，只留下许多长方形的地基，在灰暗的天空下显得死气沉沉的。铁路两旁的建筑物墙都没有了，车棚也不见了，铁路赤裸裸地暴露在那里，没有了遮拦。在这一大片废墟中，有一处就是查尔斯作为遗产留给她的货栈房，现在也无从辨认了。亨利伯伯曾代她给这个货栈房纳税，一直纳到去年为止。这笔钱她迟早得还给他。这是她的另一桩心事。

她们拐进了桃树街，斯佳丽便朝着五角场的方向望去，不禁惊叫了起来。尽管弗兰克曾经把这座城市夷为平地的情形都跟她说了，她却始终没料到会毁坏到如此程度。在她的想像中，这座她极为喜爱的城市依然是满街华丽的建筑物。然而，她现在看到的桃树街光秃秃的，什么标志都没有了，显得如此陌生，就好像她以前从没来过似的。她记得在战争岁月，她曾不知多少次赶着车穿过这条泥泞的街道。还记得在围城

的日子里，她曾缩着头、弓着身子在炮弹的呼啸中沿着这条街心惊胆战地奔逃。她仍记得撤退那天，她慌乱而痛苦地最后一次看了一眼这条街。然而，这条街她现在却一点也认不出来了，她真想大哭一场。

在谢尔曼的军队撤出这座燃烧的城市和南部邦联的军队回来后的那一年里，曾经建起了许多新楼房，然而五角场周围一带仍然是一片空旷，只有一堆堆破砖残瓦埋在杂乱无章的荒草垃圾里。有几座她依稀记得的建筑物仍残留着，但屋顶都没了，只剩下几堵墙，暗淡的光线穿过断墙照射过来，没有玻璃的窗户像张着的嘴，几根烟囱孤零零地高昂着。偶尔，她也会发现几家熟悉的店铺，它们在战火中幸存了下来并经过了修复，崭新的红砖在那些污黑的断垣残壁中显得格外醒目。在一些新建的店铺大门和事务所的玻璃窗上，她高兴地看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但大多数名字都是陌生的。特别是写在那些小招牌上的医生、律师和棉花商的名字都不熟悉。以前，亚特兰大城里的人她差不多都认识，如今见到这么多陌生的名字，心里真不是滋味。但当她看到沿街不少新房子正在兴建时，便又高兴起来。

新盖的房子有好几十座，其中有些还是三层的！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她沿街望去，想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态，以适应这座新建的亚特兰大城。听着令人欣喜的锤声和锯声，看到脚手架高高地耸立着，人们驮着砖头在爬梯子。看着这条自己心爱的街道，她的眼睛有点模糊了。

“他们将你烧毁了，”她想，“他们将你夷为平地了，可他们并没能消灭你。他们是消灭不掉你的！你会重新成长，长得和以前一样强大，一样生气勃勃！”

她沿着桃树街往前走着，后面跟着步履蹒跚的黑妈妈。这时她发现人行道上拥挤得跟战争打得最激烈时一样，这座正在复苏的城市仍然那么忙忙碌碌的。记得当年，她初次到这里来探望佩蒂姑妈时，这座城市曾让她热血沸腾。她还发现，在坑坑洼洼的泥泞中颠簸行驶着的车辆竟跟过去一样川流不

息，只是少了当年邦联军队的救护车。店铺木天棚前的马槽架上拴着的骡马，竟也和以前一样多。尽管人行道上熙熙攘攘，但没一张脸是她熟悉的，头顶上挂着的招牌也没一块是她曾经见过的。无论是相貌粗野的男人还是穿着妖艳的女人，都是陌生的。每条街上都是黑压压的一片，全是游手好闲的黑人，他们有的靠在墙上，有的坐在路边石头上，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那种新奇的神态真像孩子们在观看马戏团的游行。

“全是些刚解放出来的乡下黑人，”黑妈妈轻蔑地说，“像一辈子都没见过马车似的。而且那样子多粗鲁啊！”

斯佳丽也觉得他们的样子确实粗野，因为他们神气活现地盯着她。但当她看见一群穿着蓝军服的士兵时，又大吃了一惊，脑子里也就丢开了这些黑人。现在这城里到处都是北军的士兵，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有的坐在军车里，有的在街头闲逛，还有的正满嘴酒气地从酒吧里走出来。

我永远也不会习惯这一切的，她捏紧了拳头想。绝对不会！然后她回过头叫道：“快走，黑妈妈，我们快从这人堆里走出去。”

“来了，我得把这个挡路的黑鬼推开，”黑妈妈大声嚷着答道，一面把包一甩，把一个在她面前惹人讨厌地慢吞吞走路的黑人撞到边上去，“我讨厌这座城市，斯佳丽小姐。哪儿来的这么多北方佬和黑人！”

“人不挤的地方会好些。等走过五角场就不会这么糟了。”

她们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踩在滑溜溜的用来垫脚的石头上，穿过满是泥浆的迪凯特街，一直向桃树街走去，路上的行人渐渐稀少起来。后来她们走到了卫理会教堂——1864年斯佳丽跑着去找米德大夫的那天，曾在这儿歇过脚喘过气——她看了一下教堂，便放声笑了起来，那笑声既突兀又可怕。黑妈妈用她那双老练的眼睛满心疑惑地盯着斯佳丽的眼睛，但是她的好奇心并没有得到满足。斯佳丽轻蔑地回忆起自己那天被吓得六神无主的情形，觉得很可笑。当时她害怕北方佬，也害怕玫兰妮的孩子就要出世，吓得胆战心惊，吓得毛骨悚然。

现在她很诧异，自己当时怎么会吓成那个样子，就像小孩子听见一声巨响那样。当时她竟以为北方佬、炮火和战败是自己经历的最最糟糕的事情，那样想真是太幼稚了！这一切比起母亲的死，比起父亲的麻木痴呆，比起挨饿、受冻与累死累活地干活和由于生活中的不安全感所引起的噩梦，是多么微不足道啊！现在她觉得面对一支入侵的军队是容易的，但对威胁着塔拉庄园的危险却那么束手无策！不错，她现在除了贫穷之外是再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一辆轿车沿着桃树街驶来，斯佳丽赶紧往路中间靠了靠，看看马车里坐的是不是熟人，因为到佩蒂姑妈家还要走好几条横街呢。马车驶近时，斯佳丽和黑妈妈赶忙探过身去，这时一个女人的头从车窗里伸了出来，一顶精巧的皮帽子盖着一头鲜红的头发，斯佳丽差点没叫出声来。两人打了个照面，都认出了对方，斯佳丽连忙后退了一步。原来是贝尔·沃特林，在她把头缩回去之前，斯佳丽瞥见她的一对鼻翼不高兴地张了一下。看到的第一张熟脸竟是贝尔，真是奇怪！

“那是谁？”黑妈妈疑心地问，“她认识你，却没有跟你打招呼。我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的头发，就是塔尔顿家的人也没像这样——我看，这头发呀，这头发准是染的。”

“对，是染的。”斯佳丽一边简洁地回答，一边加快了步子。

“这个染发女人你是怎么认识的？我问你她到底是谁？”

“她是这城里的坏女人，”斯佳丽简略地说，“跟你说实话，我不认识她，你就不要多问了。”

“我的天哪！”黑妈妈压低嗓门说道，一面张着大嘴，好奇心十足地望着远去的马车。自从二十年前跟着埃伦离开萨凡纳，黑妈妈还没见过一个娼妓呢，她后悔刚才没把贝尔看得仔细些。

“她穿得可真讲究，坐的马车也够漂亮的，还有马夫呢，”她唠唠叨叨地说，“我真不明白，上帝是怎么想的，竟让这种坏女人享福，我们做好人的倒要饿肚子，甚至连鞋都穿不上。”

“上帝好多年前就不管我们了，”斯佳丽愤愤地说，“别跟

我说上帝，母亲听了我说这话，在坟墓里会不得安宁的。”

她想让自己觉得在道德方面自己优越于贝尔，但是办不到。如果她的计划进行得顺利，她不是跟贝尔处在同样的地位，并让同一个男人供养着吗？对自己做出的决定她虽然丝毫也没有后悔，但这件事情本身总使她觉得狼狈。“我现在不去想它了。”她暗暗对自己说，加紧了步子向前走去。

她们经过米德家原来的地方，那儿现在只剩下两道孤零零的台阶和一条走道，走道尽头一无所有。惠丁家原来的地方更是一片光秃秃的平地，连墙基石和砖砌的烟囱都不见了踪影，但装走这些东西的马车留下的车辙却清晰可见。艾尔辛家的砖房还在那里，还加了一层，并新盖了屋顶。邦尼尔家的屋子用一些粗糙的木板代替木瓦遮着、挡着，虽然一副破破烂烂的寒酸相，但看上去还过得去。但这两家的窗户里却不见一张脸，门廊下也不见身影，这反倒让斯佳丽高兴了。她眼下不想跟谁说话。

接着，佩蒂姑妈那幢红砖石板屋顶的房子在眼前出现了，斯佳丽的心怦怦跳个不停。老天爷没把这座房子夷为平地、弄得无法修复，真是谢天谢地！这时有一个人手臂上挽着菜篮子，从前院走了出来，那正是彼得大叔。他见斯佳丽和黑妈妈蹒跚而来，黑脸上露出了惊异的微笑。

“我简直要亲吻这老黑傻瓜了，见到他真是太高兴了！”斯佳丽愉快地想道。于是她大声喊着：“赶快去把姑妈的头晕药拿来，彼得！真的是我！”

那天晚上，佩蒂姑妈的餐桌上照例是玉米粥和干豆子。斯佳丽一边吃着，一边赌咒道，等她重新有钱了，是决不会让这两种食物出现在她的餐桌上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她一定得重新弄到钱，而且还不只是仅仅够付塔拉庄园税款的数目。总有一天她一定会用某种方式弄到大笔的钱，哪怕是去杀人也在所不惜。

在餐室的黄色灯光下，她问起了佩蒂姑妈家里的经济状

况，她抱着一线希望，希望能从查尔斯家借到她急需的那笔款子。问题提得并不转弯抹角，可佩蒂姑妈因为家里有人可以聊天，高兴得什么似的，竟然不觉得问题提得太直截了当了。她当时就哭了起来，并开始诉说自己的种种不幸。她自己也不清楚她的那些农场、城里的房产和现钱都到哪里去了，在不知不觉中这些东西丢得一干二净。至少亨利伯伯是这样告诉她的。他没法儿支付她全部产业的税款，所以除了现在住的这栋房子，其他东西全没了。不过佩蒂没静下来好好想一想，其实连这栋房子也从来都不是她的，它是玫兰妮和斯佳丽的共同财产。亨利伯伯现在也只能给这栋房子纳税，此外每月还支付给她一点生活费，尽管拿他的钱很丢脸，但她也无可奈何，只能这样了。

“亨利总说他负担太重，加上税率又这么高，实在有点入不敷出。当然，也许他是在骗我，他的钱多得很，就是不肯多给我罢了。”

斯佳丽知道亨利伯伯没有骗人。她曾经收到过他的几封信，都是谈的有关查尔斯财产的事，从信中可以看出他并没骗人。这位老律师为了保全这栋房子和市中心那个货栈，确实拼命地斗争过，这样韦德和斯佳丽在劫难之后多少还有点剩余的东西。斯佳丽知道亨利替她负担着这笔税款，对他实在是一种极大的牺牲。

“他当然没有什么钱了，”斯佳丽心里悻悻地想，“好吧，从我的名单里把他和佩蒂姑妈勾掉吧。这样剩下的就只有瑞特了。那么我就不得不这么做了。我只能这样，别无选择。不过现在我不必过多考虑……我得让她谈起瑞特，那我就可以趁机暗示她，叫她请他明天到这儿来看我们。”

她笑了，紧紧地握着佩蒂姑妈两只胖乎乎的手。

“亲爱的姑妈，”她说，“我们别再谈钱啊什么的让人扫兴的事了吧。暂时把这事忘掉，谈谈让人高兴的事吧。给我讲讲我们以前那些老朋友的消息吧。梅里韦瑟太太和梅贝尔现在怎么样了？听说梅贝尔那个小个子克里奥尔人平安回家了。

还有艾尔辛家以及米德大夫和太太呢？”

佩蒂帕特见她要换个话题，顿时露出了喜色，她那张满是泪水的孩子脸不再颤动。她详详细细地说了一些老邻居们的情况，连他们吃的、穿的、做的、想的都讲了。她用恐怖的声调说起勒内·皮卡尔还在前线时，梅里韦瑟太太和梅贝尔曾经靠做糕饼卖给北军士兵过日子的情形。想想看，竟落到那步田地！有时候二三十个北方佬站在梅里韦瑟家的后院里等着烙饼出锅呢。后来勒内回家了，就让他每天赶着辆破马车去北方佬兵营卖馅饼、蛋糕、饼干。梅里韦瑟太太说，等攒够了钱，打算在闹市开一家饼铺。佩蒂不想批评谁，不过终究——换了是她自己，佩蒂说，她宁肯饿死也不会去做这些北方佬的生意。每次在街上碰到北方佬的士兵，她总是不屑一顾，还连忙走到对街去，尽量显出对他们无礼的样子。她说，虽然，在雨天这么做是件很麻烦的事。斯佳丽听了有这样的印象：就佩蒂小姐本人而言，尽管弄得满脚泥浆，但她如此牺牲，也算是对南部邦联的一片赤诚。

米德太太和大夫家的房子在北方佬放火烧城时化为灰烬了，他们没有钱，也不忍心重新盖房了，因为菲尔和达西都死了。米德太太说从此她不想再要家了，儿子、孙子都没有，还能算是个家吗？他们觉得很孤独，就搬去跟艾尔辛家一起住，艾尔辛家把损坏的那部分房屋修好了。惠丁先生夫妇俩也在那里占了一个房间，邦尼尔太太也在说要搬进去住，如果她能幸运地将自己的房子出租给一位北方佬军官和他的家眷的话。

“可是怎么挤得下呢？”斯佳丽嚷道，“那里已经有了艾尔辛太太、芳妮，还有休——”

“艾尔辛太太和芳妮在客厅里睡，休就睡在阁楼上。”佩蒂解释道，她对那些朋友家的安排了解得一清二楚。“亲爱的，我真不愿跟你说这些，可是——艾尔辛太太把他们叫做‘付钱的客人’，可是，”佩蒂压低嗓音说，“他们实际上就是房客呗，艾尔辛太太是在开客栈呢！你说可不可怕？”

“我倒觉得好得很，”斯佳丽紧接着说，“我倒但愿去年一

年里塔拉庄园也有这样的‘付钱的客人’，因为去我们那儿住的都是分文不付的，否则我们现在也许不至于这么穷。”

“斯佳丽，你怎么能说这种话？要是你可怜的母亲得知塔拉庄园要收客人的房钱，那她在坟墓里也不会安宁的。当然，艾尔辛太太也是实在没办法呀，尽管她自己揽些针线活儿，芳妮替人给瓷器画画，休卖柴挣几文小钱，可一家人仍难以糊口。你想想，休这样的宝贝儿竟然被迫去卖柴！他可是一门心想当一名优秀的律师的呀！我们的孩子都落到这种地步了，我只能为他们流泪！”

斯佳丽想起塔拉庄园那烈日炎炎的天空下一行行的棉田，想起自己弯腰弓背在棉田里干得腰酸背痛的情景。她仍忘不了自己那双不熟练的、布满血泡的手扶住犁把时的感觉，便觉得休·艾尔辛并不特别值得同情。佩蒂这傻老太未免也太天真了，尽管她的周围都成了一片废墟，她却受到了庇护！

“他要是不愿意卖柴，那干吗不开业当律师呢？难道在亚特兰大就没有当律师的机会了？”

“哦，有！有的是当律师的机会。现在几乎是人人都在打官司，由于那场大火把什么都烧了，地界也搞乱了，谁也不清楚他们的土地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不过大家的口袋都空空的，当律师的去向谁收诉讼费呢？所以休只好卖柴了……哦，我差点忘了！我给你的信上提到过吗？芳妮·艾尔辛明天晚上结婚，你当然应该去。艾尔辛太太如果知道你在城里一定是十分乐意你参加的。但愿除身上这套衣服外，你还有一套衣服带着。我倒不是说这套不够漂亮，亲爱的，不过——说实话，它看上去是旧了点儿。哦，你有一套漂亮衣服？我太高兴了，这是自这座城市陷落以来我们参加的第一个婚礼呢。他们准备了点心，备好了酒，还有跳舞会，可我不知道艾尔辛家怎么办得起，他们穷得很呢。”

“那芳妮跟谁结婚呢？我原以为达拉斯·麦克卢尔在葛底斯堡战死——”

“亲爱的，你不该责备芳妮。不是人人都跟你一样给可怜

的查理守寡的嘛。让我想想，他叫什么来着？我记名字的本领差极了——叫汤姆什么的。我和他母亲挺熟，我们一起在拉格兰奇女子学院读过书，她姓汤姆林森，是拉格兰奇本地人，她母亲是——让我想想……是姓珀金斯？还是帕金斯？哦，对了，是姓帕金森！是斯巴达人。门第倒是不错，可话虽这么说——嗯，我知道自己不该这么说，可我不明白芳妮干吗要嫁给他？”

“他酗酒还是——”

“噢，不！他的人品没说的，可你知道，他下半身受过伤，一颗炮弹炸在了他的两条腿上，把他炸成——炸成，哎，我讨厌用这个字眼儿——把他炸得两腿跛着。走起路来样子可丑着呢——总之，不太好看。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嫁给他。”

“女孩子总得要嫁人的嘛。”

“那也不见得吧，”佩蒂发火地说，“我就一辈子没嫁过人。”

“不，亲爱的，我并没说你呀！大家都知道你当年多么讨人喜欢，现在仍然是这样！嗨，那位老卡尔顿法官是一直都在拿眼睛瞟着你呢，后来我——”

“哦，斯佳丽，快别胡说！那个老傻瓜！”佩蒂吃吃地笑着，火气全消了，“不过，芳妮毕竟也是很讨人喜欢的，她尽可以找个好一点的男人，我觉得她并不爱那个叫什么汤姆的。我看她并没完全忘了战死的达拉斯·麦克卢尔，不过她不像你，亲爱的。你是一直对亲爱的查理忠贞不二，尽管你遇到过许多次改嫁的机会。大家都说你是个铁石心肠的轻佻女子，我和兰妮却常常说你一直把对查理的爱埋在心里。”

斯佳丽略过这些漫无边际的知心话，巧妙地引导佩蒂从一个朋友谈到另一个朋友，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直迫不及待地想把话题引向瑞特。刚才一到家就马上问起他，是不妥当的。这会引起这位老小姐往不该想的地方去想。如果瑞特拒绝跟她结婚，那以后她可有的是时间让佩蒂去东想西猜了。

佩蒂姑妈兴冲冲地说个没完，就像一个碰到了有人听他说话的孩子那样高兴得很。“亚特兰大被那帮共和党人的倒

行逆施弄得一团糟，”她说，“他们不停地干坏事，最糟糕的是他们还向那些穷黑鬼们灌输他们的思想。”

“亲爱的，他们要让黑人参加投票选举呢！你听到过比这更荒唐的事吗？尽管——我不明白——我正琢磨这事。彼得大叔比我见过的哪个共和党人明白的事理都多，也比他们更懂规矩。可彼得大叔极有教养，他是怎么也不会去投票的。这种观念一直让黑人觉得心烦意乱，现在他们全都给教坏了。他们当中有些人神气活现的。天黑后在街上走路，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甚至在大白天，他们也会把女人从人行道上推到泥潭里去。要是哪个男人敢出来打抱不平，他们就把他抓起来——亲爱的，我对你说过吗？巴特勒船长给抓去坐牢了。”

“瑞特·巴特勒？”

尽管消息这么让人吃惊，斯佳丽仍然非常感激佩蒂姑妈，因为这样就免得她自己在谈话中先提到他的名字了。

“对啊，一点不错！”佩蒂兴奋得脸上泛起了红晕，便坐直了身子，“他现在还在牢里呢，就因为杀了个黑人。他们说肯定要判他绞刑的。想想看吧，巴特勒船长要上绞架了！”

听到这个消息，斯佳丽有好一阵子连气都透不过来，只是盯着这位胖老小姐看。这位老小姐见自己的话产生了效果，正得意扬扬呢。

“这案子还没被证实，但据说那个黑人侮辱了一个白种女人，于是就有人把他杀了。北方佬很恼火，因为近来有许多盛气凌人的黑人被杀的案子。现在他们虽然没法证明凶手就是巴特勒船长，但是他们打算用他来杀一儆百，米德大夫是这么说的。大夫还说假如他们真的把巴特勒船长给绞死了，这将是北方佬办的第一桩德政。但话又说回来，我不知道……但你想想看，巴特勒船长上星期还到这里来过，给我送了一只绝顶可爱的鹌鹑，还问起了你的消息，说什么他担心在城被围的那个时候得罪了你，怕你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

“他要在牢里关多久啊？”

“没人知道。也许一直关到把他绞死为止，但也可能到头

来无法证明他犯有杀人罪。不过话得说回来，这些北方佬，他们才不管你有没有罪还是没罪呢，他们要绞死谁还不容易吗？他们——”佩蒂神秘地压低了嗓门说，“让三K党闹得坐卧不宁。你们乡下也有三K党吗？亲爱的，我敢肯定你们那儿准有，不过阿希礼不会让你们知道这种事罢了。三K党的人都是秘密的，他们半夜三更穿得像鬼一样，骑着马到处转悠，专门去找那些盗窃钱财的提包客和吆五喝六的黑人。有时候他们只是恐吓恐吓他们，警告他们离开亚特兰大，但在他们不太规矩的时候，就会用鞭子抽他们，”佩蒂轻声说，“有时候还把他们杀死，把尸体丢在人们容易看见的地方，尸体上还放上三K党的卡片……所以北方佬恼火极了，一直想找个人来杀一儆百……不过休·艾尔辛告诉我说，依他看他们不会把巴特勒船长绞死，因为北方佬认为他知道那些钱存放的地方，只是不肯说出来罢了。他们正千方百计地让他招供呢。”

“钱？”

“你没听说过？我信中没告诉过你吗？亲爱的，塔拉庄园真闭塞，不是吗？当初巴特勒船长回到这里的时候，可是闹得满城风雨呢！他驾着匹骏马，坐在一辆非常富丽堂皇的马车上，口袋里塞得满满的都是钱，可我们其余的人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大家都觉得气愤极了，这个专门说南部邦联坏话、袖手旁观的家伙居然这么阔气，而我们大家却都穷得要命。大家都急于知道他的这些钱是怎么搞来的，可谁也没勇气开口问他——就只有我问过，可他只是放声笑了一通，回答道：‘来路不正就是了。’你是知道的，要他这个人说正经话可不容易。”

“不过，他的钱当然是靠偷越封锁线来的——”

“当然，是的，乖乖，可这仅仅是一部分。从封锁线上挣来的钱，只是他财产的九牛一毛罢了。大家都相信，当初邦联政府在什么地方藏有几百万金元，现在落到了他的手里，就连北方佬也相信有这么回事。”

“几百万——金元？”

“是的，亲爱的，我们邦联政府的金元到哪里去了呢？总

有人拿了吧，巴特勒船长就是其中的一个。北方佬原来还以为戴维斯总统从里士满撤退时带走了，可是他们后来抓住这个可怜的人时，他几乎是一个子儿也没有。仗打完时，金库里的钱全没了，所以大家认为一定是某些偷越封锁线的商人拿走了，还守着秘密。”

“几百万——金元！可他们怎么——”

“巴特勒船长不是曾经运了几千包棉花到英国和拿骚替邦联政府卖吗？”佩蒂得意扬扬地说，“他带去卖的不仅是他自己的棉花，也有政府的棉花。你总知道战争时期棉花在英国卖的是什么价吧。是可以随意开价的！他当时是政府的全权代理人，原本应该用卖了棉花的钱买军火，再把军火运回来。后来因为封锁得太严密，他没法把军火运进来，卖棉花的钱就一分也没花。所以巴特勒船长和另一些跑封锁线的商人就把数百万美元存入了英国银行，等待封锁线形势的缓和。不用说，他们是不会用邦联政府的名义存钱的。他们用的是私人的名义，钱仍然在那儿……投降以来，大家就一直在谈论这件事，还严厉地指责那批闯封锁线的商人。北方佬因为巴特勒船长杀了那个黑人逮捕他时，准是早听到这种传闻了，因为他们一直在逼他说出钱的去向。你知道，现在南部邦联的存款都成北方佬的了——至少，北方佬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巴特勒船长却说他一无所知……米德大夫说，不管怎么说，他们还是应该把他绞死，这么一个贼，一个投机商，上绞架是罪有应得的——哎呀，怎么了，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你头晕吗？你听到这些受不了，是吗？我知道他曾追求过你，可我以为你们早就闹翻了。我对他从来就不满，因为他是个十足的流氓——”

“他跟我毫不相干，”斯佳丽勉强说道，“你去梅肯后，围城时期我和他吵过。现在——他人在哪儿？”

“关在广场附近的消防站里。”

“消防站？”

佩蒂姑妈格格地笑了。